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篁墩文集卷三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

公壽詩序

天將啓清明之治興長厚之風于熙洽之朝必預生哲人擬其時而錫之壽以就其久大之業可徵也若今詞林諸君子奉壽少師義興徐公先生之作敏政竊誦之

而歛袵曰休哉公初以第一甲進士入翰林為編修值
英廟復辟選輔憲考于青宮曁嗣位三十年五轉而亞
六卿兼翰長柄用之望寖隆然忌者日甚弗果今上御
極乃合廷議召入閣贊宥密當是時上甫親政罷岀憸
壬登崇俊良却貢獻誅異端而逐貨利之臣凡成憲之
散于百度者一時舉措畧盡然位次左揆恒懷隱憂善
類岌岌屛足以竢而公端委其間窒其罅而折之萌凡
五六年内外晏然底於大中使清明之治成而盤者消

長厚之風行而澆者革天下倚公為重而公亦有不能釋焉者矣惟昔若有商阿衡有周畢公及丙相在漢房公在唐文富二老在宋式相三四主或壽幾于百齡令德茂勲載經史者莫之與京旹所謂擬其時而生者求公之所操存與其所樹立寧不埒於斯乎夫清儁不羣之資遼碩不華之學博雅不撓之操如易之大人書之元德禮所記之休休樂善者公所有也負赫赫之聲咸以為功矜沾沾之智術以為能締私以自固斁善而揚

已者公所恥也豈惟恥哉方且悲其人欲拯之而莫可得也由是觀之非天注意哲人而終沮于見忌則烏足以致若是之盛哉然則比跡摯高而與丙房文富四公相後先若公之壽天也公之輔政以來由大宗伯司徒進太宰歷三孤總國典領經幄兼宫師加殿閣大學士者三位益崇德益謙身益健弘治丁巳七月二十一日初度之辰也其春秋七十矣諸君子以生申令旦播之詠歌兼祝風雅體裁不一然祝公以師傅之尊躋期頤

之壽福蒼生保善類以光輔我聖天子撫熙洽之運于億萬載而無疆衆口一詞無不同者然則是卷也豈直為公一身之慶而已哉敏政不佞方家居不獲預壽筵之末其入朝也將圖嗣慶乃特書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如右為觀者先焉

贈參政龐君之任福建序

凡今臺省及方嶽大臣有闕員者吏部請于上而以名聞且疏其下曰某也賢某也勞事宜進補疏上即報可

雖間有再擬者不常也刑科都給事中天台龐君元化以成化甲辰進士筮仕工科升都諫久之進擬大理丞于兩京不果又進擬參政于福建不果至再上而後從之廷謝日有言者曰龐君嘗奉命督造于盧溝迄工而民不擾覈邉餉于兩川嚴禁法而兵食足丙辰會試請分考而所取士號得人其在刑科狀疏旁午時加論駁重輕惟所當以賢以勞其孰尚之然進擬恒不果用豈嘗劾中侍作異端指言貴戚扶植善類義之所激盡言

不諱而致然哉君之疏誠懇切每一出衆即危君而未始以利害自沮其學之正識之卓操履之慎求之一時若君可數也而進擬再三豈終不果于用哉惟聖天子嗣位以來勤政畏天求賢恤民日不暇給其於龐君有聽納無貶損則其緩于用君者殆留之諫垣藉其忠言廣治道以自輔耳夫知之審而後用者古哲王官人之要也疑者遂以為置君弗之思也然予有告焉福建古閩粤地負嶺海之險去京師七千里其所轄郡邑數十

戸口數百萬士卒之屯戍番舶之所逺集承平既久弊端日滋然自宋南渡而真儒出其閒文獻所徵比隆鄒魯大藩也參政居使之次秩三品食上大夫之禄征科考閱理斷輸作養兵惠下之務無不當預其所屬羣吏環視内向而受約束動數十百人重任也寵君在上左右勤事而納忠久矣久而後升其名益盛夫其名益盛則君子之為責也益備不有以副之可乎君往哉履此大藩而當重任持之不矜行之弗懈職思其憂而無忘

于諫垣以考亭為吏師而無牽于流俗其吏與民將畏而愛之曰是嘗以直道聞于時者也賢益彰勞益宣澤益弘而為上之所知益深士夫之有所責備于君者益不出此也於是六科諸公以君有遠別求所以為贈而予素重君輙一言之如此或又疑為不足以盡君之才也是誠然矣顧君子之所以力學體諸身而見之行者豈爵祿高下內外之足計乎才猷茂而爵位榮在異時將有不可辭者不預道之以瀆君也

休寧東門郃氏族譜序

郃氏出周太保名康公之後子孫因以名為氏世望博陵其後脩之可見者或加邑或不加邑則猶邠郇鄧邪之類從其便稱也晉永嘉末有隨東渡居潤之丹陽者有為始新縣令而留居者始新即今淳安云至諱仁祥者生有義烈廟食嚴之烏龍山歷代神事之奉以王爵事見邑志其族甚蕃名之見于官牒者炳如也宋靖康末有官判潞州而隨南渡者曰珥珥之子全為休寧稅

司提舉遂居邑東門實自淳安之諫村來徙全之子堅
猶自署曰桐江老人紹定中記其事于譜堅七世孫曰
孜曰誼當元時並有盛名孜為邑之醫學録以世家東
門取秦東陵侯故事自號青門生卒不汙于冦亂以死
誼值興運被薦為邑之儒學訓導改縣學始重輯舊譜
而序之者春坊司直浯溪汪公也誼四世孫曰翔喜文
史樂見名士自以先世圖籍多散于兵燹力收復之而
又續其譜以傳請予為之引予觀邵氏之先遠有端緒

康公以聖德輔周見尊孔子然則邰氏之譜成而所願乎後人者取則康公之遺矩而已無容外求也康公之言見于書一則曰敬德二則曰敬德見于詩則曰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若是者天下後世所當取則而况出于得姓之後者哉敬則能守其身矣孝則能養其先矣引則有所啓導而業可興矣翼則有所扶翊而宗可睦矣無所取則以逬承其先德而徒曰記名諱備故實亦何貴于譜哉考汪公之序在洪武丁巳而鄭之續譜則弘

治丁巳歲律一周邰氏之譜一續非其家運來復之一兆乎縣學弟昆力善好學仕不大顯賫志以沒然食其報之未盡者將不在其後之人乎翺從叔永隆予從叔之婿故知其家為詳而引其端邰氏子孫其尚勗之是歲冬十有二月上澣

棠樾鮑氏傳家録序

歙棠樾鮑以潛氏奉一帙來予所居之南山堂以相視曰此光庭之所輯録也自宋抵今凡以為鮑氏而作者

咸萃焉盍前此多已失之金草燬于回禄有不勝其追悼者矣光庭是懼爰發所藏及蒐之羣從欲以備一家之言顧未有訂之者敢拜以請時予將北上辭之而請益堅寓宿僧舍以必得為期因諾之而卒業則為之嘉歎曰懿哉鮑氏之所積遠矣慈孝之事著于宋史而見于我文皇之聖製昆弟子孫宦學相承閨壼相師名一鄉而聞四方久矣然非有紀述以備考索則名不相通而人無以睹其全固一家之闕典也迺為之彙次為卷

十四為詩文若干篇題曰傳家録以授之而以潛復以序請屬予治行戒徒御矣不能執筆則又使人尾舟㕂焉若以潛亦可謂知所重而篤于顯祖者哉棠樾在歙西予嘗過之山谷回環林樾清邃堂皇櫛比綽楔相望皆鮑氏一家無異姓焉所居不下數千百指老者淳樸少者馴謹誠盛德之後而文獻不可以無徵也彼世之巨家所計以傳者率以田宅貨財花石玩好相夸詡而能保其一再傳者斯已幸矣求如鮑氏以慈孝開先碩

儒遺老義夫貞媛繼繼不絕至數百年之久肹乎簡牒播于賢人君子之詠歌贊頌若是其盛者豈多見哉是可傳矣雖然高山之仰維桑之敬古之人於同鄉異姓之賢者尚知所景慕效法况先世哉誦其言師其人撫其事履其跡在鮑氏後人可不勉焉以增輝斯録求無負于編輯者之意哉

壽封吏部稽勲郎中周先生七十序

山積土而崇水積流而深人積德而高壽遐福從之理

也君子之所貴也奚爲而山于平地瀆爲而川于大陸
見者必駭之矣世豈無壽與福者而不必其德之能積
是奚足貴哉若封勳部郎中石屋周先生之獲壽與福
可驗矣先生家蘇之常熟其上世所積甚遠至先生嗜
學不仕爲善孔力其大者全溺嬰于歲侵免繫囚于妖
火損門地而不忍湮井以病汲燔逋券而不忍廹人以
自殖義故章章播遠邇其又大者訓成其子木近仁入
官于朝享祿養者二十年逍遥林間與造物游壽豈康

彊七衮伊始若先生之所積豈淺之為丈夫者可得擬哉近仁雖起進甲科篤志聖賢之學自副南京行人司歷參政淛江凡所建白舉措一師古人嘗請以延平入從祀以童訓基正學其在淛公務之餘立義塜以勸孝求鄂王之裔修雎陽之墓以勸忠手校五經四子鋟行以示後學實皆先生庭訓啓之而近仁亦可謂以善養者非直禄養而已其所積若山增而崇若水增而深毓靈秀以蕃衆植普潤澤以惠下土皆理之常不可誣者

然則先生樂其子之善養心益休體益豫登期頤之壽膺金紫之封使人知實厚而聲宏見貴于君子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誕辰當歲之二月望日不佞於近仁有道義之雅故緣其情論其所積以致慶因以為世勸焉

萃英集序

都憲李公德馨以其所編萃英集十四卷者示予而屬之序予與公同出南甸且相知辭不可閱之累日而歎

曰懿哉其得之富也想昔盛時名卿士大夫之相與還往非詞則不足以宣而其可見者贈言著于禮賦詩載于春秋肆周之文號稱郁郁而行能器業敷賁當世者往往可考而知也中古以來斯道不廢然治産者謹于劵歷居官者壹于簿書考圖籍志藝文若世禄家乘之類非仕優而學者亦有所不暇矣公世家姑孰早負大志學于采石書院而舉于鄉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拜給事刑科屢疏時政嘉聞日興出佐藩江右丁嵗侵而所

隷湖東獨捴行部九江至高良山值烈燄之逼而反風
泰和大暵禱而雨為方伯山西政孚譽隆遂用廷議被
簡知晉副都憲有督餉南京之命一年而總漕兩淮撫
列郡再晉右都憲興革所加兵民交濟且終廣惠河之
役以永利來者其才之宏識之達操履之慎著望于中
外久矣宜中外士夫之於公也官有慶政有紀行有餞
平居有倡和宅憂有哀輓雖其體裁音節不一也而因
以考見一時善治之成雅言之宣及師友賓從之盛此

萃英之所由集而名焉者與公宣力四方勲猷茂矣入坐廟堂合衆彦以輔天子而狀治平之功也有日其所得益富則凡備采録于國史作矜式于鄉邦衍慶澤于子孫皆將有取焉豈徒示侈于聽觀而已公名蕙字德馨所至揭浣靈二字于齋居因以為號其所得于麗澤在集中尤多意公之所自致于遠大者基此是為序

明威李公哀輓詩序

予被名北上道出山東時都閫李公奉勑守德州迓予

舟中拜以請曰先明威之捐館也銳將觧官送葬而以
情白大司馬大司馬謂非令甲所載宜準古制墨衰從
事盡境而返禮也銳忍慟令孫子奉衰事而告哀于士
夫得哀輓若干篇集以成帙敢請為之序予重其孝諾
之公復使人尾舟以俟行少間乃披閱事狀知明威公
諱慶字惟善滁人早入保定武學習舉業兼通諸史及
兵畧占候之說有志用世而丁家之艱世其祿以千戶
督戎紫荊關天順中舉將才上京師策時務及論邉防

事宜各一通發九矢皆中遂魁武舉詔進指揮僉事總練士伍軍營有白金寶鏹之賜成化初從征荆襄亦策功有彩幣之賜其為人慷慨英發以功名自許而中歲得疾不可出矣都閫公在德州尚無恙乃以安車迎至幕府甚樂久之而疾復作瀕死不亂命都閫守官以忠送塋以禮卒年七十有六其大致如此嗚呼三良之悼八哀之賦尚矣繼是而有作者雖其辭不可以班而出于為國惜賢之意一也矧明威公一時夙將而並事乎

俎豆櫜鞬之業在所當惜者哉迺者殘冦跳梁邉報孔
棘聖天子於將帥之臣往往撫髀而思下詔而求之四
方則士夫之體國而懷疆埸之憂者亦烏能已于言哉
都閫公負器甚偉加之親賢嗜學累膺論薦官都指揮
同知譽望日隆非流輩可及異時被登壇之選收靖虜
之勲以終明威之志使其名列彞常而書史冊其為孝
當有大焉又不特見之哀輓而已

怡静居士葉君八十壽序

尚齒與養老之禮通于四代當其時由朝廷以達州閭禮行而俗厚降及後世先王之制泯焉其可見者鄉射而已然州閭閭相與為壽猶情殷而義縟豈非老老之道自古已然而禮之在人心者自莫能已邪怡静居士葉君之壽八十也黄門魏公及其所親善者偕請予一言將以其誕辰賀焉予與魏公及葉君所居實同巷不獲辭而諏其詳則知葉之先居維揚泰州至君之父始起材武官正千戸隷府軍而占籍京師君嘗業詩書不

樂仕出遊江南其所積豐所履嶮所與遊必謹厚者於孝友睦婣任卹六行蓋惓惓焉思宅已而裕人也子珍能本其志捐粟以濟荒用恩例授官視七品從子琦尤精于藝業官百戶有孫五人而見曽孫焉其大致如此因嘉歎曰七十之年昔之人以為古稀況八十哉壽至八十則于公有常珍之奉于家有專養之子賔于射以明尊杖于朝以示異蓋先王尚齒與養老之禮如此若葉君雖不獲仕于朝而天爵在躬其奉之常珍與子之

尊養者益不煩官而足以自致也雖不獲賔于射杖于朝而所居輦下以衣冠之族抗公卿之禮其所以為尊且異者無歉也然則君之致壽與諸公之壽君者固親黨之私而於勸善敦俗之助豈不兼有所得哉雖然祝其年者非致隆不足以盡老老之意禮稱百年曰期頤益人壽以百年為期而老者飲食起居動作無不待于養也自今以往君心益休體益康享其子之養也益備由八十而上極于百年也亦幾矣抑孔子謂仁者靜而

以壽歸之靜者壽之基也君居闤闠間日處于紛華之境乃以怡靜自名其中之所存不有異乎流俗哉南山之祝歲一為之計當有不一之書擬其後而予言特為之張本爾君誕辰在歲之冬十月四日是為序

遊黄山卷引

予往來家山二十年恒思為黄山之遊不果弘治丁巳子月之三日至郡城決策往馬府公衛侯及士友期同行甚衆值冬霖不止有輿至潛口而返者有進至楊干

寺一宿而返者惟清流時習鏡山三人佐予甚勇冒雨行兩日抵湯口陰曀四合微雪交下予亦索然以為不可登矣至山麓雲氣忽晴循兩崖而入怪石參聳飛橫虹亘三十六峯出沒天表湯泉沸石屋之下而嶺外石潭古木陰翳有龍宅焉其境幽夐其狀偉絕四人者相顧愕然疑不類人世乃小憩祥符寺留四詩出山又明日清流作長卷請并道中所賦者各書一通或疑黃山之為景也非太白之句不能當其勝非摩詰之圖不能

盡其變顧此半日之遊僅見其一二且短章寂寥若此惡足以自後乎是大不然譬諸嘗鼎食者得其一臠餘品可知所得益新則所飫益甘若盡得之終身之頃無餘味矣然則兹遊特啓其端耳他日謝事還山裹糧而來分榻而卧希塵外之高蹤續古賢之逸響必有其人以挈子而名後世者若今所得則亦出于一時良會不可以無紀也清流為于明文遠時習為鄭鵬萬里皆予友鏡山為李訊彦夫從予學既遊之七日篁墩居士程

敏政克勤父識

滿道清風圖卷詩引

憲副談公時英之赴官于蜀也凡同年友在京師者醵餞于學士李公世賢之第酒半出墨竹一卷副以二律曰滿道清風蓋少司空史公天瑞所作以贈行者自宮傅太宰屠公朝宗而下和者七人退予為之引予竊觀古君子於友朋離合之際必有飲食相酬酢焉以重相違之難也又必有圖史賦詠相倡和焉以致責善之不

但已也吾榜三百五十有三人自丙戌抵戊午三十有二年其間離合有不可數計者矣夫其羣居而會數則視離合猶輕散處而會稀則視離合為重重則其情益親其言益傾吐而不可遏況歲月攸邁各加老焉而加有萬里之行者哉雖然離合老壯之不可常者情也不以離合老壯而為前却者道也時英起留臺御史僉憲于閩陜副憲于江右所至清謹以廉貪立懦為巳責髮少變而節逾厲其比德于竹宜哉夫竹之清風足以掃

塵煩消酷暑其節挺然于晏歲氷霜之餘又非繁花之競艶一時者比肆天瑞圖而歌之諸君子從而和之相尚以道而不詘于情也所以重時英之别而親之亦至矣豈直備祖筵故事已哉時英公暇取而閲之如與吾輩笑談于一堂之上而忘其身之歴三峽行劒閣則斯卷也責善之道存焉其必有以副斯名酬斯言而為後會之張本者矣

地理發微序

地理發微十六篇宋牧堂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發字神與自㓜警悟博學強記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子元定既長即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之讀曰孔孟正脉也蓋牧堂大致見于史及晦菴夫子之文者如此然則先生其學粹矣所謂發微者殆其學之一事也今考其旨趣專以剛柔立說而謂兆之吉凶由于人心之善惡誠可以發地理之微而視諸家所論直土苴爾吾郡謝子期氏

深好此書為之註釋間補其語之所未究又可謂有功牧堂者矣

南山留題詩卷引

南山菴據清溪之上蔭以喬林境極幽勝客有訪予精舍者必先過之菴僧惠淨樂以茗為供且乞留詩積歲所得遂成巨卷因請予題其首予觀近世僧之所乞者大則金穀小則服用取自給而已客有留題者至以為疥壁而去之况知其可寶而乞之者哉惠淨於是知所

重矣惠淨逮事先公及事予甚謹豈其所接者多文雅所聞者多聲詩遂漸染成習而異于世僧之所乞者歟雖然吾懼爾之富于詩而窘于自給其能免於彼之嗤笑也邪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季冬三日篁墩老人識

壽封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松窓屠先生詩序

弘治丁巳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四明屠公之父松窓先生受誥封榮祿大夫如公官時年八十有五命下之日縉紳畢慶在吏曹官屬又各賦一詩為壽將致之先

生未有序者嗣歲春聖天子以儲皇出閣特進公太子太傅而不倿亦以詹事名獲從公後於是少卿儲君瓘郎中孫君交等奉其詩相閱以求序竊聞之京官無小大必三載乃獲封其親令甲之所著也公之拜宮保也不數月以松窓先生老而請焉此豈私其親之為急哉以致孝也聖天子不下有司詎故實而報可此豈私其臣而示之寵異哉以勸忠也一舉錯間所繫之大若此夫人能知之其何俟于鄙樸邪然公與先生之所以致

是則有未之悉者今中外百司各職其職讒慝不行士

風日厚聖天子端拱于上而蒼生受福于下要必視隆

古盛時無與讓者公志也國家養士餘百年求魁碩傑

特之才共天下之務當太平之責若公幾人成公之志

而泝其訓育之所自孰䓁焉先生功也功巨則享厚故

出于上為異恩獲于天為高壽集于躬為盛福凡龍章

奎藻之褒其德朱衣玉帶之華其身松齡鶴算之引其

樂在東南近代一人而已其先生之謂乎天下之人聞

其風道其事者孰不嘉歎興起而况公之官屬目擊盛舉得之歆慕尤深宜其詠歌渢渢洋洋出于忠孝之所發越而不能已哉傳四方播來世知一時君臣父子間非常之遇有如此豈獨一家之為幸哉先生受封為都御史嘗一造闕下凡公同榜士在京師者進拜于堂奉一觴為壽不佞與焉窺其貌甚偉步履正健能詩禮容竟日不解知其所厚未艾也今奉別數年不獲操几杖聽緒餘有私憾焉故於諸君之請不以辭而因以自附

于通家之義

奉送張公之任徽州府序

天下事之治否謂非有數存其間不可也姑以十干相循而策之則吾徽郡之治將昉于今乎吾郡自聖天子嗣統十年間更守七人其來或間歲或不終歲其人或尚嚴或以寬或喜事或不事而吾吏民之疲于奔命則甚矣乃今戊午之夏銓部按籍計徽州守將以借考去而難其選也屬平度張公國興以起復至即奏補其任

非天有意于惠吾人而公克丁其會哉夫徽南畿一郡也環山為治程朱之故宅在焉吏簡于送迎民重于轉徙長吏有方伯之尊恒以為易治而民性樸而好義其弊也性樸則近愚好義則近爭故訟起于杪忽而至于不可遏究其極又非有奸宄武斷若昔人之云者其爭不過產與墓繼之類耳夫產者世業之所守墓者先體之所藏繼者家法之所倚也馭之失其道株連累歲至傾家不䘏其難治亦不可掩使蒞之者通而弗拘守而

弗徇烏見其難哉張公起進士甲科通經學古筮仕行人遷御史其立朝論事侃侃自將不苟為趨舍其治鹽兩淮按兩浙明足以燭奸敏足以濟務本之一公而利害弗能奪守而弗徇者也擢知鳳陽其學益邃政益理知憲體之與牧守異也不徐以弛不亟以威蓋未幾而困者甦廢者興通而弗拘者也兹之往也以不羣之選當數易之後出其所夙負而弘其施俾吾吏民之疲于奔命者一皆措之袵席愚者一諭之而悟爭者一決之

而解政成譽興上荷褒寵則升藩臬以進廟堂皆昉于此此吾黨相祝之意也雖然豈待祝哉所謂十千相循而一周天有意于惠吾人者殆其時乎若以徽為安富之區其長吏簡送迎而得便私為易治此流俗之見非所以告公也

吳興陸氏族譜序

吳興陸氏族譜一帙進士崑之所編也陸之得姓自齊宣王少子通姓世望平原至漢有諱烈者為吳令子孫

留居更望吳為巨族其後散處南北分八枝吳興之族
太尉枝也自吳令十四傳為晉揚州別駕續續十二傳
為侍中司徒贈太尉康公玩玩七傳為梁臨川王長史
丘公丘公生陳黄門侍郎琛琛季子豫章尉玄之生唐
平章事贈越州都督元方元方五子其最顯者丞相兖
國文貞公象先監察御史景倩工部尚書景融景倩四
傳為侍御史賔虞生龜蒙天隨子也景融再傳為蘇州
司士參軍孟儒孟儒再傳為左僕射文公希聲凡見于

史皆云吳人而吳興譜以丘公為始遷祖其有所據邪
抑子孫散處三吳間史特標其故郡而遷居之細不暇
書也吳興譜云天隨子五傳為宋真泗二州兵馬都監
圭以禦方臘死而為神追爵廣陵侯廟于石塚賜額協
順子孫環居之益衍以盛都監六世孫壽號漁莊始葺
其舊譜以傳壽三孫潤福與齡潤之孫啟仕為三河丞
與齡之孫敬又自石塚遷菱湖再遷歸安其仲子震以
鄉進士知瀘州暨啟取漁莊譜續之未竟也震四子峴

崙嵩崗並崇儒而崑嵩以弘治丙辰同舉進士益吳興之陸入國朝其盛昉此崑字如崑試政之暇追念祖德而續之則今譜是也譜取法歐陽氏系其世次疏其行畧凡器田之疏祭器之等上而褒予之制下而贈頌記誌之文悉附焉異派之顯者闕以存疑子孫之不肖者黜以示戒其密且嚴如此益致其譜之必行而宗法之可尋也亦可謂賢矣雖然古人之學必自其身與家始身治而推之人家理而移之官固儒者之世守而不可

舛者哉譜也者謹其身之所自出合其家之所由分也其事若綫所繫則大然非文獻之胄有開其先而承其後者不能如崑之所志遠矣他日二惠競爽于時推之人則善其所可及移之官則霈其所得施振陸氏之世風而增輝其祖牒獨不繫其人邪與斯譜者心如崑之心而弗盭亦庶幾此帙之不止于别昭穆紀名諱而已哉譜舊本頗多刓缺予稍為訂之而序其編首

布政李公輓詩序

國家承平久有司者守黜陟之典以恒而不敢昧其明
且公焉蓋雖有異材被薦達亦為循資以進而黜者不
待其成也必有所諉以為明必有所避以為公故仕者
亦守其官常以俟而不敢盡其才與識焉若隨其所任
使以自見不以待我者之恒而自畏斂以俟其進之亨
者非君子莫與也若李君文明非所謂難得者歟君舉
進士即官刑曹歷主事員外郎善於其職嘗奉命按事
于諸方者四擢知岳州受薦者七得賜旌詰參政陝西

不數年進河南按察使值南臺以都憲闕聞吏部以君兩人名上不果乃進湖江左布政使視篆僅四日而君疾作不可起矣訃傳京師無不驚惜之者君之子衮方上禮闈告哀于縉紳士夫得輓詩若干篇奉以屬予序噫天之生材甚難也而又靳于中道豈獨士之不幸哉當今之時長廉察于諸道位左轄於一藩非官履之慎且久者不與葢由是而參六卿貳都憲皆取具焉使君稍後不死雖無所諉與避而用之人孰不以為明且公

也廣其謀猷而大其設施其才之良識之卓必有補于公家以與佐承平之業而為民福今則已矣宜哀輓之出于知聞者若是其富也夫位崇庫進亨否固非君子所宜論然而抱惘時惜賢之感者豈能恝然于斯而不為之蠹然也哉君之上禮闈也予適閲藝每每以得士相慰愜而君事予最恭竊意其材局履行過人而又問學不已遠到之器也豈謂其止此哉衮以序屬頗久每一執筆輙為之憮然不能下盍踰時而後成非所為緩

也哀善居喪又世其學思有以顯其親于異日則天之生材而靳于中道者固將大發于斯邪

贈遂昌訓導陳文元序

弘治戊午春天下儒學生以貢上京師願就教職者七百人吏部汰其半以請詔試于翰林又汰其半而吾郡陳饕文元與焉亦可謂難矣吾郡六邑之來貢者皆願就教職與者獨文元一人獲廷授遂昌訓導不尤難乎文元吾休寧世家其先弗齋先生為宋宿儒定宇先生

號朱子世適其子孫皆業儒而文元質麗厚性頴敏治春秋得胡氏肯綮作為文章辭氣充然屢上秋試不偶值予家居來從學南山書院在衆中力學甚勤而於民情世故及古今人所行得失能究知情狀舉錯之宜益其才可用世特困于場屋不克自見也今兹之來將賈其餘勇以畢志京闈又阨于例謂南士不可占北選乃始就教職褎然出羣衆之中若此文元將治任而南請于予曰願加惠一言予與文元相處幾年其相講

習相告語每更僕不盡豈待今日而後有所益於其行哉雖然不可以終嘿也嘗觀弗齋之說謂弗字一弓二矢象射者之未發而期其至已發而決其中也其警學如此定守之於六經四書悉有著述我朝取之以行世學者習焉況出於其流裔將有所持循以為人之模範者乎遂昌在淛東山水秀明號文獻之邑而文元往據其師席將何如以副其選哉亦惟懼其難闡其所得于先者廸其人俾立志則求如弗齋之不畫知言則求如

定字之不鍳謹自修中程試而効用于盛時使人稱曰是先正之後之所教育者雖以予之迂樸將與有榮焉文元勗哉

賀推府王君母葛夫人壽序

弘治十有一年龍集戊午孟秋三日今天子萬壽聖節之期凡寓内制閫藩臬州郡之臣之入賀者舉集闕下而新安推府王君顯道與焉禮成將歸新安之仕于朝者過予言曰王君之母夫人年今七十有五仲秋之望

後三日初度之辰也宜有辭為之慶敢具以請方子之宅憂于家也君受命來官新安時方以闕守告遂綰郡符政行訟理嘉譽翕然然恒懷思其母夫人不置爰遣人奉迎于故鄉柳城不日戾止郡人聚觀舉手嘉歎曰君子之為政也仁民愛物必自親始若王君者之學術有本哉而吾人之被其惠休將不自茲始乎暨子禪終報謝入郡君廳事之榜曰榮壽則其僚寀所共署以樂君之有母而致其尚齒好德之誠者也起而諏其詳知

夫人葛姓爲玉齋衛幕公伯堅之配孝敬賢淑有子三人其長處士繡其次上舍繼皆不祿又次則推府君而夫人教之尤力益其家食則有夜課之勤在官則有平反之問且撫訓其庶子惟均推其慈乎其一族而隂及于吾邦甚厚然則今日之爲是慶舉也甚宜而予又烏可得辭乎竊觀洪範之嚮用五福壽焉莫先然又必上有建極之君乃能以是福而敷錫于臣民所謂堯舜之民多壽者可徵也今天子以峻徳至仁嗣大歴服恒恐

天下一夫不獲其所或罹于憂疾夭瘥之域如已責焉堯舜之主也四海臣民共祝皇釐於萬億載而無疆則凡有德善于一鄉一家而獲在嚮用斂錫之中若王君之母者抑何幸歟君之歸也升堂拜慶道及京師士夫所以祝願之意母夫人心益休體益康由七十而底于百齡有不難致矣矧君之才識穎卓洗究澤物之政日新而不窮旌異之典不日有也然則貤封之榮上逮其母天章賁臨命服在躬貽椎府君之孝而播慈訓之美

于四方顧不避歟

西堂雅集詩序

弘治戊午秋衍聖公以賀聖節來京師禮成將東歸大學士長沙李公於公有姻婭之好以七月九日燕于西第之新堂與席者九人是早炎暑孔熾赴者以為難既午而雨纖塵不驚清風徐來主賓之情大洽司徒太原周公即席賦詩一章太宰四明屠公倚而和焉明日二公再疊一章而成國朱公司寇武進白公少宰鄆城侶

公少司徒華容劉公少宗伯新喻傅公學士泌陽焦公及不佞亦次第和焉書以成卷將致之公而屠公題曰西堂雅集屬予為之引惟周之時名卿才大夫於會合間必賦詩一二以相遺連類吟諷不必已出其見于春秋可考也若羣起而為之則自鄭卿始晉韓宣子之聘于鄭也六卿送之宣子請皆賦以見志於是子齹而下各賦一章或道其德業或堅其交誼或喜于一見或愛樂其為人宣子拜謝以篤燕好文獻蔚然可誦而傳亦

叔季之一盛哉今主上膺眷命嗣大歴服十有一年矣而公聖人之後也抱美質謹禮嗜學每届節期奉表入覲非宣子聘于侯國者比李公以清德正學參宥密掌制命亦非子産可倫而厝白周侶諸公並以材傑位六卿居法從篤斯文之雅更相倡和于一堂將以鳴國家大一統之盛豈直規規乎一國之風者而已天子萬壽公歲必一來諸公歸然一時耆德所以太平而樂休休者未艾然則西堂之集固張本于斯乎不佞庸猥不足

以啇諸公之後然於公兄為友壻義不可辭也序而歸之

兵科給事中王君二親壽詩序

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二月朔兵科給事中東莞王君丈哲受命持節之安南封其國嗣王前期過予言曰績之有兹役也獲便道過里而家君以明年壽七十母陳孺人壽六十有三不肖得奉一觴候顏色于堂上甚幸士大夫之厚善者又詠歌之至盈卷矣顧不可無序也

敢奉以請予誦其詩而嘉歎曰懿哉士之限職守勢不得歸與將命四方苦于冀越之相閡徒興懷于靡盬馳思于瞻雲而不能已求如文哲之獲壽其親也非千百之十一哉南山之篇嵩高之什遠矣尚齒好德之義本于人性而放于古者奚間哉王氏系出太原至宋始遷于閩達于廣君之父淡軒翁起鄉進士筮仕同知廣右之慶遠有卻金之操易地閩之泉州有救荒之仁有清戎之績用薦擢知湖廣之寶慶政益閎而譽加美然郵困

鋤強不遺餘力雖坐讒忌以去不自沮也家居却掃遠外聲利鄉評高之陳孺人復以勤儉好禮佐之而文哲奉公訓惟謹遂擢賢科官近侍清才讜論取重一時所以為顯揚之地者實有大焉茲之往也駐節里門衣冠畢集誦諸君子之詩以侈上恩而昭其親之德使見者企聞者興釋瞻雲之思罷靡盬之歎一舉而忠孝之義具焉豈若昔人之誇衣繡矜負弩于巷陌而已哉翁夫婦目其子之宦成而享其養心日休體日強雖由耄耋

以臻于期頤也孰禦然則播之聲詩託諸比興以致尚齒好德之私于異日者未艾也曩予被旨教庶吉士于翰林文哲在焉有一日之長且雅聞其二親之壽與福兼也序而歸之

王氏二親哀詩序

哀詩一編皆以為松軒處士王君及其配鄭氏而作其子濟南同守從毘之所輯録梓行者也予北上道出安德同守以理餫事在焉則奉以序請且令人尾舟以竢

披閲一再而得其大端焉處士世家台之黄巖所居曰徐山早失其父愚隱君能力學自振敦古禮而不伍流俗顓顓儒業而不惑異端究醫術而不事祈禱作先祠以報本闢家塾以迪後卜地為壽藏以佚老所履正所守堅故自號松軒以見志卒年七十有五鄭氏鄉先生静菴君女性貞敏而輔以家學佐松軒以明淑見稱卒年七十有七夫以君夫婦聯德偕老而又有賢嗣人若此亦庶幾無憾者其奚以哀為哉然竊聞之禮始乎脱成

乎文終乎隆益仁人孝子之慕其親者無已也初同守
與計偕上京師逮得家訃號慟幾殞亟歸而奉襄事不
及視其賵殮也其跡類脫既顯矣而昭潛垂後之急於
是乎追志有銘最行有表嗣書有碣寓哀有詩文矣而
猶未也於是乎宦成有褒贈之典焉大夫之銜宜人之
號榮加于先祠澤及乎漏泉求之一時不可多得斯不
謂之隆乎人子之慕親而至于隆焉者寡矣然禄養之
不適口命服之不逮躬則雖至于隆焉而思益深哀益

切此其惓惓于諸君子之詩而不能自已者歟君子之學修身以事親而仁民愛物之澤必自親始不可誣也同守之律已惠民有嘉聞矣政成位升而致隆于顯揚之地以增輝此編亦尚有日哉

贈太子洗馬兼翰林侍講梁公使安南詩序

弘治戊午冬十二月朔禮部言安南國王死其陪臣表上請封其嗣王按故實宜得侍從舊臣一人充正使事聞上以命太子洗馬梁公叔厚特詔兼翰林侍講賜一

品服命下日傾朝謂之得人有嘖嘖其傍者曰聖天子
方崇睿學御講筵簡宮僚夾輔儲極而梁公在上及青
宮之左右其職親且上注意稽古禮文之事詔修國之
會典與宗府之玉牒而梁公坐兩館日從事筆削其任
隆乃今輟之而命使海外萬里國也何居予曰不然綏
遠馭夷帝王之要畧不可忽者安南境越裳古南交地
也頗有文采飾其遠陋而其人實狡焉弗共每視中國
之政為向背當周之盛也重譯而獻白雉暨宋中葉則

大入邊作露布以聲新法之罪其善偵若此矧其嗣王受初命繫國體綏之馭之實其志而慑服其有衆非職親任隆若梁公孰當其選哉公舉禮闈第一人先帝時擢上第入翰林其名之聞四方久矣世家南海去安南境僅踰月山川險易道理遠近其知之稔矣四牡載馳端至其國宣布聖天子之德威而授之王使其畏仰永堅臣節不敢萌善偵之戎心以奠我南服且知中朝侍從之賢有梁公焉固無事乎自晦以沮其快覩願識之誠

如李揆也亦無事乎過慮以折其迂途見紿之詐如劉敞也使節來往朞歲間爾睿學之資國本之佐秘省著作之成孰不有待于公乎然則重其行有所嘖嘖于公者弗思也公前此受命主秋試于南畿號得士其第一人曰姑蘇唐寅合同榜賦詩以贈公屬予序予與公同事相得其文學之昌才識之卓操履之懿蓋畏友也於其行固將有言以致區區而况重之唐請哉

贈知歙縣事熊君南還序

出而有治跡于官歸而獲恩典于朝此士之所欲而不可得者凡今之仕四方有治跡者幾人考諸薦剡之上于行臺者可數也獲恩典者幾人考諸綸命之頒于中秘者可數也若熊君之歸斯君子之所見與者乎君以成化辛卯舉于鄉七上南宮弗偶謁選銓曹以弘治庚戌廷授知繖之歙縣事老學通識蓄久而未施者一旦見諸舉措禁戒之間政平訟理嘉譽翕然不兩歲而侍御涂公下奬勞之令越三歲而侍御方公舉旌異之典

又三歳而侍御連公有覈實之奏於是君心益殫政益成凡一邑之間民産畸贏倉廪豐耗鄉俗澆淳君知之如一家理之如一人上之所委必竣其事而勘牘無再三之虞下之所質必得其情而刑書無詿誤之失官雖涉于異縣事或懼于難集有下君者君一一應之而無少盭且隳焉葢九年于此矣人皆謂若熊君内參九卿外佐列郡所宜有者已未之春乃以其髪種種而倦于行得致仕歸其鄉凡嶶之人仕京師者葢莫不悵然其

去而惜其不能留也相率請一言為贈予觀熊君三受行臺之薦而獲聖天子之制命所以責其身者有賜階之榮推之二親及其配者有褒封之寵天恩汪濊龍章烜赫所謂出而有治跡于官歸而獲恩典于朝兼士之所欲得而見與于君子若熊君者非其人歟君世居豐城生一歲而失恃其父毅齋處士最勤教子故君克自樹立以有今兹兹之歸也掃其松楸行視其丘壠以盡蒸甞之思退而燕其父老及其族人子弟以叙桑梓之

雅又以其暇日登眺山水一觴一詠尋童子釣遊之處以自足于林泉之適仰先德而歌聖化樂官成而娱晚景若熊君誠可數也彼學而無以為治術老而無以歸榮者其相去何啻倍蓰哉予家休寧與歙隣境盖嘗悉熊君之政故序之不辭

林下清風卷引

林下清風詩一卷吾同年友題墨竹以贈南京工部侍郎徐公公所居海虞者也寫竹而倡以詩者工部侍郎

餘姚史公天瑞和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四明屠公朝宗而下若干人初公肅之以都憲改官留都也覺有所齟齬即上疏乞歸田詔不允勉就任一再朞復上疏不允乃以考績來京師既陛見得疾卧朝邸未一月申前請益力於是三疏矣聖天子憫其情懇切許之仍給驛歸其鄉而吾同年有是舉焉所以致其不可跂之意也夫植物之當酷暑泠然其風足以滌煩解慍者惟竹為然故君子比德焉若吾公肅之所謂清風者嘗一見之

洛嵩再見之江漢而今則見之林下矣夫吳產多竹而

徐碩宗也池亭之間將與此君結歲寒之好腹飽其清

味耳飫其清響其所得多矣凉隂之下時一披卷取諸

公之賦詠扣瑯琊之節而歌之疾日益平樂日益增而

清風之所播者益遠將使汙者廉暴者草偲者趣而與

伯夷宜交於百載之上不亦快哉然則是卷也豈直以

伸友朋之私備祖道之故事而已

太監陳公榮賀序

弘治十年夏五月望前二日詔以午門正陳公為內官監左少監提督巡察光禄寺事未幾詔兼入侍乾清宫賜大金彩幣甚厚明年夏五月望後三日御筆書太監陳永安五字于牙牌以賜又三日命下升太監僉書監事仍兼提督寺事甫一歲而蒙聖天子寵眷知遇若此盛矣哉光禄卿李公與其僚寀以蒞事者得人可相濟也請一言以為慶且道其詳云公字一寧涿郡人景泰中入內廷英宗初以俊秀送司禮監書堂從故閣老保

齋先生劉文安公眉山先生萬文康公讀書習字以聰穎得名同舍多不及久之送御用監學琴而公不以自足讀書勤字益工尤善鑒別古法書名畫詞林諸公多愛敬之憲宗初命司筦于午門升奉御進副與正幾三十年勤慎不怠暨于今上遂知公賢勞而進用之有提督監察之命焉豈一日之積哉公之在光禄也以興利祛獘為巳責凡九廟之祼享三宫之膳饈公卿百官之節食經幃東宫之講宴四夷朝使往來之賜餼務致豐

潔以副主上敬先事親禮下綏遠之至意又以餘力瓶天鵝之浴池二寶裝果樓并膳盒之庫廳二葺大官諸署倉庫溝渠井亭之類幾百餘規措有方不勞而成功日著譽日興上眷日隆而公圖報之忠日切宜諸公之有斯慶也惟高廟定制宮府一體既設臺部百司以敷政于外又設諸監局以治事於内内外相峙庶務畢張事相涉者然後參用以相成其大要得人則事濟非其人則事盬不可不慎也若陳公以瓌偉之資閎奥之才

本之以好學加之以久事當上心而服衆望其職安有不舉者哉雖然光禄所司金穀之出納甚重且劇然終一事耳功之所及者宰夫饔人之屬而已未足展布也他日荷殊寵預宥密責益大功益閎士夫之嘉羡于公者益盛而皆于光禄勳卜之矣予在詞林識公每史館之暇與朋輩造焉啜茶觀畫聽琴對奕恒至終日知其遠到之器也故於諸公之請辭弗獲而書以授之俾為慶之張本云

篁墩文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尭楝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駁榮

篁墩文集卷三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題跋

書諸葛忠武侯傳後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宋南軒先生張宣公之所訂者板刻在南京國子監有甲乙兩本皆殘缺不完丈亦小異予嘗攜入史館請閣本參校之手自鈔補如上而乙本殘缺為甚不復成編矣然乙本有附録一卷

得可屬讀者南軒先生論記贊詩四篇論雖復出而不
可芟也輒校以附甲本之後予嘗見朱子有與何叔京
書及武侯贊跋卧龍菴詩多與南軒此傳相發輒録以
附宋李有清江胡洵直者嘗考訂出師表中脫誤數處
及補亡七字見蘆浦筆記而人多未之知也又録以附
將寄南監補刻以傳惟南軒先生以丞相忠獻公之長
子當宋社之南力排和議倡復讎之舉其心事實與武
侯同故惓惓訂此傳以見志且力非武侯之子瞻身兼

將相不能力諫以去黄皓又不能奉身而退異主之一悟兵敗身死僅勝於賣國者爾故止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而餘固不足書也為法嚴立義精如此是豈陳壽輩所能窺其萬一至求其旨意所在直將以拯天綱紓國難而不墜其世烈不撓于一毫功利之私則去今雖數百載而讀之猶有生氣也非有得于聖門正誼明道之說惡足以與此哉朱子以韓侂胄柄國殺趙忠定公乃注楚詞傷宋國之亡以蔡西山之竄決道之

不行乃注參同契致長往不反之意皆大賢君子之心事非得已者而世猶疑其長詞華之習倡導引之端所謂淺之為丈夫者類如此因併及之以見斯傳之非徒作云爾

題明良慶會卷後

明良慶會一卷績溪程氏之所藏也卷之為石刻者七為真蹟者一其石刻之第一紙宋理宗御製詩三首錫和其先世祖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吉國文清公元鳳

者也楮尾識以御書之寶第二紙即公之詩葢寶祐丁巳禋禮告成公上此稱賀故理宗用韻以答公也詩後有公自序第三紙以後皆御劄其一當在景定庚申葢公罷相後起拜觀文殿大學士判平江故中有吳門為股肱郡非股肱臣不足以居之語其二則答公辭免平江名命故中有不必辭吳門之行以孫朕意之語二紙皆在是年之八月其三則答公第三疏辭免者故中有朕欲煩卿以政而非以是寵卿之語又引向敏中之事

以况公當在辛酉之七月考之庚申五月方召賈似道還朝拜右揆兼樞使故公三辭而後受命葢忠邪不能並進從古然也其四則自平江召公爲特進醴泉觀使兼侍讀者當在是年之十一月故中有報政輔藩趣還經幄之語其五則答公辭免侍讀名命依所請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者考之家傳至此葢三疏矣故中有累詔趣發辭則如初勉遂雅志俾奉外祠之語當在壬戌之四月葢去年七月似道方進位太子太師爲經臣首故

公力辭召命奉祠而去觀諸御札可見而史傳於侍讀之召若曾供職然者誤也紙尾皆有付程元鳯四字加以御押而旁復有四字與押皆同者外封也宋制凡羣臣有所陳乞就章後批之則謂之内批而不用寶别降手詔或有御製詩文賜予臣下則謂之御筆其字内嬪代書者則用詔書之寶或自書或代書者則雜用御書之寶或親筆則用押而不用寶此卷前三詩用御書之寶後五札有押而無寶在當時必親書而更代以來亡

矣其三蹟一紙則公在講筵時所上備邉劄子以朝請大夫行右補闕兼侍講縶銜當是寶祐癸丑之五月考之是時元兵方日攻漢蜀荆淮之地故公拳拳以方田遊擊二事為言議論不回而區畫有道蓋鑿鑿乎可行者終篇復引孝宗謂輔臣之語曰士大夫於家事人人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蓋不特當時為然也劄之後有墨書依字一簽即所謂内批考其時與事亦莫之能用也宋制凡臣僚奏疏由都進奏院而上聞者謂之

奏狀面陳及徑至御所者謂之劄子宰執兩省及內外
官登對與夫帥漕郡守武臣有事涉兵機者許用劄子
餘則皆用奏狀公之此劄蓋所謂登對者也其結銜之
上帶行字者蓋階高而官卑者謂之行階卑而官高者
謂之守官階相等則無之蓋階所以序品而官所以寄
祿也劄之前有二十八日未時七刻降九字者蓋自御
所下之中書省省吏誌其時日且著之籍以憑稽對然
後下其事於所司今此劄乃藏之於家蓋有不可曉者

豈公入相時自以為已物因取而藏之乎公之七世孫孟嘗集公家傳之類為一帙而好事者題曰明良慶會錄此卷葢蒙其文者録所載視此增御製詩凡四御札凡三十有一奏議凡八葢雜得諸别集中而此卷則當時石刻故本與真蹟尤可寶也明良慶會予不知所以名之意豈以理宗詩尾有賡歌之後可無詩之句故好事者摘此四字以弁其首乎夫以理宗御翰及公之奏議君臣詞章萃諸一卷之中固亦有若明良相遇者然

以予觀之則不然公之相理宗也僅十月而罷既罷而起也嚮用之意雖勤勤焉見諸詞翰之間然前則為丁大全之所睨後則為賈似道之所軋故公終不能安於其位以盡其所學遂翩然為長往之舉考公之平生豈不願為良臣者哉古之明君任賢勿貳理宗其有合乎甚哉明良相遇之不偶也公子孫皆居歙之槐塘而從子浙西發運司主管機宜文字贈新安郡伯宏祖始分處績溪生元浙東宣慰副使相相生同知梅州燧燧生

淳安簿景高雖更異代皆用公廕入仕而同知五世孫太學生傳寶藏此卷來京師館于予出以相示予與公皆陳將軍忠壯公靈洗後而傳於昭穆當字予為叔因題其後而歸之嗚呼傳也尚無忝其所生者哉

題續文章正宗後

浦陽鄭相續文章正宗四十卷其去取精審雖不逮前人亦不甚猥褋自勝國以迨洪武初凡名家世臣其文之可見者益不能無賴乎此也其後義烏王稌盱江張

光啟校而刻之因各入其私集遂為此帙之累觀者病之暇日輒命侍史伐去二氏所增詩凡二十三首文凡八篇其中若王國博紳王贊善汝玉王學士英鄒庶子緝陳侍郎璉固皆一時文章巨家但不宜先置於此當與方正學楊文貞諸公别為續集以附庶乎得之永樂二敕原無代言者名氏今亦不敢登載云

林月鑑江湖勝覽卷跋

泉南林君諭精相術以薦為其邑之陰陽官凡三入京

師矣每至而名益奇或以月鑑號之者間因武進陸君廉伯以見予袖出一卷詩曰江湖勝覽皆朝之名公卿捝君之好而予之者也予觀世之達官貴人類能為君以自重雖賢者以公務見至累日終以事辭者有之幸一見或不交一語以退葢雖負天下之志者亦無自而吐其尺寸焉惟挾風鑒禄命諸術者不獨走門下即見至折節傾倒惟恐不盡焉或聞其名而物色之不獲則悵然以為失士予以此葢竊羨夫負奇挾藝者之遇而

亦不能不嘅夫為人上者其下士盡言不在彼而在此也若林君之見遇於公卿豈不以其言之多中哉顧其相予乃獨以為異日當大顯夫人豈不自知予以此又竊懼其言之不中將自予始矣昔嚴君平賣卜各因其勢道之以善而言之中不中弗計焉今出入公卿間得行其言者葢莫如術士林君往來江海之上巖穴之下與夫邊州僻郡目所經者將無遺才隱處守道履貞之士而力不能自通者乎如見上之人語及之使天下之

賢者或因君而有聞焉則予又將重慨夫月鑑之名在此而不在彼也

題文公梅花賦後

文公舊有前後續別四集行世而後集亡矣此賦見事文類聚中固後集之一也公九世孫永年丞楙出梅花圖相示因語及之遂請録置其上用補家乗之闕云

題先世文清公賛御書儒碩字後

右宋吉國程文清公賛理宗所賜儒碩二字者也字與

贊當時皆刻石于家而更代以來贊頗刓缺九世孫鄉

貢進士傳請名書者録之以配摹本之字間持示予因

敬誦一過而告之曰吾與子幸俱業儒以不失其世守

則夫君子小人之際如文清公所致謹者可不重加之

意乎

跋宋嘉定十三年直學士院莊夏誥後

宋制凡公移則官高者居左制誥則官高者居右葢公

移乃官府往來之文具署名及觀者皆南面故列銜得

以左右為尊甲制誥乃臣下受之君上署名及觀者當北面命詞在前故列銜者悉從其後也惟中書省牒畧與誥身相似而實不同在宋時已有誤認之者矣而張駕部汝弼復以是致疑予恐觀是誥者因駕部而以為贋故一訂之

題所校脉經後

走以先襄毅公賜葬恩自新安入謝道出淮陰會河氷不能去借宿驛中居鬱悒病瘀從淮醫朱鑑借書得王

氏脉經十卷葢元泰定隆興翻刻宋熈寧閣本也有宋長樂陳孔碩序序稱脉訣出而脉經隱比之俗儒知誦時文而不知誦經史切中近世之病自泰定及今餘百年此書復亡淮進士畢君舜修始得鈔本刻之然其間脫誤尚多驛舍無事取朱本參校終卷勘其誤凡二百六字補其脫凡十七條因畀舜修使刋正之以便世之

慈考者

題錢尚書為劉御史作奉思堂記後

監察御史高唐劉君士元出奉思堂詩文一冊以示予為之哽咽而後誦之終篇曰嗚呼若吾士元可謂孝矣士元起家春秋奉廷對為名進士出知贛榆盧龍兩邑有遺愛為賢令尹既入憲臺按兩淮及按吳中皆以風節聞為才御史古人所謂顯親揚名者士元葢庶幾矣矧有恩命焉足以光父于地下榮母于堂上有禄焉足以具生者之養供死者之祭而又何憾雖然奉之則求有以樂其心志祝其壽考思之則求有以謹其封域守

其訓言此士元之所為名堂者與走與士元同年友也不幸先襄敏公近棄諸孫而亦幸母太夫人無恙其心事益與士元同故有感焉不能自已而題其後

題唐張旭草書真蹟

鄙性最劣于書凡古人墨蹟往往莫能别其真贋甚以為恨思學之而未能也此卷為吾友李武選貞伯所藏武選博學好古而尤以詞翰妙一時其所鑒定必真蹟與是可寶也

書懷古録後

懷古録一編毘陵謝應芳子蘭之所輯也子蘭當元末避地中吴得晉侍中顧元公榮之墓于吴城之東言于縣令封表之又復其祠之侵于雜祀者又輯史傳及諸賦詠以為此編夫晉名士出中吴者多矣子蘭獨惓惓于元公何哉子蘭葢有微意焉惜人之弗知爾永嘉之亂廣陵陳敏據江表以叛自稱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凡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為臣僕元公亦嘗受其

官爵既乃與諸義士畫策改圖誘而誅之撫定六州以
資東晉之興考元公一生勲猷葢無出此至正之亂不
類永嘉張士誠之叛不類陳敏而士誠又非廣陵之產
乎當時三吳之士從士誠者豈無元公其人而無元公
之舉此子蘭之所為拳拳者與夫懐古所以悼今之不
逮也或乃謂子蘭徒以桑梓之故表章之至謂元公出
處有可議者而不必録皆非知子蘭者子蘭他所著述
其言實而不靡正而不撓自訊而不惑葢布衣中奇士

也由此録觀之則其志有弗伸者焉吳人朱性甫將校刻之稍加釐正閶奉以視予予竊窺予蔺之意如此又因以知古人作事非徒云爾不可以不白也

題沈生作時感烏卷

養口體之孝烏之僅同于人者而人有弗能者焉非不能也弗為爾若養志之孝烏烏能之人能之而弗為則失其所以為子者矣沈生勗哉吾於是乎有感

題宋李龍眠白描淵明圖後

右歙人朱克紹所藏宋龍眠白描淵明圖圖凡十有二此其一也淵明之事有程朱二夫子定論後學宜無所復置喙者吾友翟少卿廷光忽大書一跋并和歸去來辭欲自學孔子而以不仕無義責備淵明予讀之為之大駭夫淵明自以晉朝世輔恥復屈身劉宋故始終託詩酒以自晦而人莫之知也朱子綱目大書晉徵士陶潛卒於南宋之朝可謂得淵明本心於千載之上者矣淵明平日詩最沖澹至於詠荊軻則激烈之氣奮然如

不可遏以秦諭宋也平日與物無競至於檀道濟饋梁肉則峻却之以道濟事宋為心膂也此其心事當何如哉而以孔子不仕無義譏之大失言矣朱子楚辭深罪揚雄而右淵明雄之罪正坐以孔子自任而誤認不仕無義之語遂失身於莽爾惜吾友生程朱之後而為此言故不得不一訂之

題宗老學可所藏元人卷後

此卷自虞文靖公伯生汪文節公叔志達忠介公兼善

狀元陳公祖仁而下率皆知名之士詩中稱楊公志行乃翰林待制楊剛中其子翮字文舉以文名嘗主休寧簿故吾郡之人多從之游鮑伯原歙人名深仕為紫陽書院山長程文婺源人號黟南生字以文仕為禮部員外虞揭亟稱其文汪克寬祁門人字仲裕號環谷有春秋纂疏傳學者皆吾郡一時宿儒朱德潤吳人字澤民有文集行世徐舫嚴州人字方舟以詩鳴宋潛溪銘其墓他如張公純仁端木公孝思皆嘗仕於吾郡風流文

雅談者尚之噫元季至今百五十年諸廢毀澌盡者何限顧夫書史字畫猶為好事者珍惜何哉重其人焉爾然則人豈可不力於善哉善固有出於書史字畫者矣予過宗老學可獲觀是卷因跋而歸之卷内虞公書名模糊不整葢虞得罪毀目後凡製作多門生代書惟自署其名示不偽爾觀者悉之

書亡弟克寛所贈族姪貢士佐時詩後

亡弟克寛舊與佐時同學相得甞同試丁酉京闈而佐

時先捷故賦此贈之未及錄也佐時恒語予不能忘因
請書入卷俯仰今昔為之泫然成化壬寅春正月晦日
篁墩志于保復堂

書趙松雪千文帖後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書字者渾然不啻如天成鋟梓刻
石者亦渾然不啻如已出則兩者之難恒均趙松雪每
有所書刻石必付茅紹之蓋事有相輔而後可傳者如
此吾鄉鋟梓刻石必歸之歙仇村黄氏黄氏之彦曰文

敬尤以此得名予刻先塋碑及録貽範集皆文敬率其子弟為之因獲見此帖惜文敬生今之世未有若松雪者鑒賞其人使與紹之並稱也

跋績溪仁里程氏譜

右績溪仁里程氏所藏宋都官程氏世譜三十卷考其所自序譜初成東南族人輒傳鈔之家有一冊而都官後來復加修改往往與舊本異又有續譜一卷舊本亦多失之予所見本三十卷既終獨吳門房一支益續譜

之首也惟此本係吳門開化二支其後亦有脫簡視其紙墨當出于宋末元初之交比諸本猶號精的予之為統宗譜有取于此本為多仁里之程分自歙槐塘槐塘大顯者有宋丞相文清公仁里之祖則文清之從子也今鄉貢進士傳方以經術致身於時其弟儒尤博學能文佐予為統宗譜甚健夫人能尊祖敬宗而保有其手澤皆孝之大者予以是嘉之為書其譜後

書汉口宗家承德堂後

右吾休寧汊口宗家之先在元有以舉德名堂者至其子以承德易之所得一時名公詩文甚富發輝其先德者甚詳不容復贅也中更兵燹失之其孫曰志端力學好古訪求之累年以次繕寫卷以復完嗚呼是亦可謂克承者矣夫名賢之製作先德存焉誠不可不加之意也然寶其言踐其行豈不益有光於斯卷也哉

題族祖宋端明公所為范可起字說後

予會宗譜于南山菴有范生福臻者實預繕寫之列間

諏其家世則知博村人其先曰器之者為吾宗宗端明
殿學士贈少師洺水先生之姊之夫因居汉口至生九
世矣器之子震端明嘗字之曰可起為說以勉之說凡
四十一言其眞蹟故在也鄉先生如胡雲峯唐筠軒輩
皆有跋巤不容贅矣而福臻必請予言予觀端明公以
可起望其甥者其意甚遠然可起卒隱居求志以終疑
若未副端明之望者是大不然人之所以起家者豈必
簪纓軒冕之足貴乎可起之族自宋以來敦尚詩禮以

不失故家文獻之風在元有壽明者為醫學提領與胡長孺諸先達游在國初有平仲者從學朱楓林趙東山汪蓉峯三公以薦至工部主事為時宿儒今生之祖父昆弟亦皆襲其遺芳誦詩讀書為里塾師而不從事于管商不胥淪于流俗不瀾倒乎魚鹽闤市之業則可起之興家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彼簪纓軒冕之貴或興於前不能保其不仆於後視吾所謂詩書之澤取之不窮享之而莫吾爭也以彼較此將孰多乎生質美好學

所以亢宗於異時者或在於此尚勗之哉

跋婺源環溪宗家思家録後

右思家録一帙婺源環溪程氏之所藏也環溪程氏本朱韋齋先生母家其後允夫先生復以中表從文公先生游允夫弟冲夫六世孫本中當元季之亂以陳有定方為元守八閩乃避地依朱氏于建陽不能復返桑梓手書家事三十四條授其子文仁俾歸婺源凡祀先睦族持身保家之説既詳且密葢非學力精到者不能有

此然考其時當在國朝已定江南之後方是時鄧愈王克恭前後以勲戚開府新安居民按堵流亡復業本中益可歸矣而不歸卒以客死觀者不能無憾焉然吾於此則深悲夫仁人志士之見各有所在益之死而不悔也初元季紅巾盜起婺源人汪同建義保鄉閭一時賢豪多起應之本中之兄敏中實與共事又有子女姻戚之好未幾天兵下新安愈執同送金陵高廟壯而釋之俾還守婺源以克恭監其軍事久之同北走燕復受元

命至兩淮經畧南事為張士誠所拘死姑蘇趙東山先生為同立傳以比漢關聖葢確論也然則本中之不歸殆以是歟不然何其當歸而不歸也考之本中素與碧嶺宗老禮部以文先生及歙鄭師山先生友善其避地于閩又與尚書貢公師泰秘書揭公汯友善本中先嘗捐田五百畝建遺安義學師山記之後燬于兵而貢公為之跋其言曰治平有日尚當拭目盛事本中祖母死貢公銘之而揭公為之跋其言曰俟四方之寧歸而刻

石嗚呼觀諸君子之言則夫海桑之感黍離麥秀之悲在當時必有不病而呻吟者矣此本中之所以不歸也載考史及傳記師山死于歙貢公死于閩以文死于浙揭公死于燕皆凛如秋霜皎如烈日至今讀其事想其人竦然髪竪肅然心警而本中皆獲與之相游處聽其論議炳又出為大賢君子之姻黨薫陶漸漬之有素則其所養之深所得之粹從可知已惟我高廟之興應天順人削平區宇其功雖武王誅紂漢高滅秦葢不是過

然有為元盡節而死者必嘉予之所以厲臣節為世勸而夷齊之餓兩生四皓之隱亦不能無焉則夫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固有不依形而立不隨死而忘者此吾於本中之録為之三復不能已也

題王太守所和宗姪逸民詩後

此新安太守王公而勉所和休寧耆儒程君逸民詩四章夫逸民一介之士耳以詩倡其守而勉二千石之貴也以詩和其民皆近世所偶見者噫有所挾而不能以

禮下人有所徼而不知以道自重此古風所以不復而俗益澆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先正所謂孟獻子忘其勢樂正裘牧仲忘人之勢若而匑之於逸民殆庶幾乎予故兩賢之而題其後使觀者有所考且有所警也而匑名勤武邑人逸民名隱與予同宗

書程氏統宗譜後

噫譜之成難矣凡預宗盟有自百里之外者有自千里之外者裹粮來會有一再往返者有五六往返者正訂

異同有一再易稿者有三四易稿者參考稽對有居月餘者有居數月者鳩金刻梓有捐十餘兩者有捐數十兩者夫然後乃及其成以板計之餘七百以字計之餘三十萬以白金計之幾二十斤噫譜成之難如此豈有所強之而然有所利之而然皆出于一念尊祖敬宗睦族之心故有不約而同者凡各族得譜之後祀先掃墓之時宜相覺察不昧其本不雜其流則庶乎祖德不墜而宗盟可續也或守奉弗虔而失之或貪慕勢利而

鬻之為族長者聲其罪于衆追還原本乃罰白金二十兩入忠壯行祠或始遷祖祠或膳塋公用不服者聲其罪于官追還原本付族長收執而黜其名于譜生不得入先祠沒不得入先墓有能悔過自新者族長録其善于衆而遷之嗚呼立法之嚴者立愛之深也凡我族人敬聽毋忽敏政書于南山堂會譜處

書蘇氏古史朱子漫記所載程公孫立孤事後

按程公孫立孤之事見司馬遷史記劉向新序而蘇轍

古史以左氏不載辭而闕之朱子亦疑子華子為贗書而立孫之事頗見其中由是二公危忠苦節幾不白于後世甚可惜也夫左氏失之誣而蘇氏專用之以駁史遷固已不能無偏聽之蔽矣敏政近讀邵子皇極經世書而後知蘇氏之果於不審也經世書謂趙朔以屠岸賈之亂而死于前趙同趙括以莊姬之譖而死于後本兩事也而史遷誤書為一若分而書之其事自明經世書乃朱子所信重者惜當時偶未之深考爾觀其載此

之事以漫記為名則固出于一時偶爾之說豈若蘇氏手為信史而無辨訂之力反疑忠賢之妄者哉然蘇氏之可憾者不特此馬象謀舜益避啓皆出孟子之口而一切辨之以為無有則其他尚何責哉金仁山通鑑前編專主邵子抉擿愈明而仁山則朱子之正傳也觀者自是可以釋然無遺憾矣嗚呼是豈獨以慰同姓之親凡讀其事想其人慨然有感于斯而興其愛君死友之念其於倫理世教豈不大有所補哉

書方虛谷所撰先太守墓碑後

噫徽之一郡六邑之人及我同姓之親無不知忠壯公當侯景之亂越國汪公當隋末之亂忠壯十三世孫巖將公當黄巢之亂各有保捍州里之功相與傳誦之不忘而不知我太守公之為烈也夫大業之亂固不過于永嘉而侯景黄巢之賊虐亦豈若鮮卑胡羯氐羌之為甚哉公當是時奉艱虞之主守䬈𧇹之郡撫瘡痍之民乃能使下之人愛戀其生而攀挽其車馬上之人悼惜

其死而惠錫其子孫則其綏輯之功防禦之策子諒豈弟之政必有大過人者史失書之無以盡見此仁人志士所為永慨者與獨其一坏之土百姓守之至今名宦之蹟郡志尊為第一非其功德之烈則固不能有此拜掃之際竊誦虛谷此記而有感焉敬書其後以告夫觀風者使即墓所為專祠以示四方守牧之勸繫百年父老之思其於風教豈不大有所補也哉

書先忠壯公贈誥後

按黄墩之名敏政既復黄為篁其後觀世忠廟所藏宋誥凡五通皆稱黄端尤莫知其所謂載考婺源譜乃知宋光宗諱惇故當時以端易之然則此名不獨復篁而并復墩也惜記中未見此意因附著之

書元吕中丞所撰藏山祠記後

按山西通志藏山在太原府盂縣北五十里春秋時程嬰公孫杵臼謀藏趙氏孤兒於此故名其藏處巖壘環堵淮鎔旁有聖水出焉每遇旱禱雨輙應以記文不述

藏字之義因附著之

書宋嘉定中請立忠壯公祠狀後

按此段出績溪仁里宏祖房所藏都宫舊譜中當時槐塘宗老文實先生刻世忠事實源流錄意必見之而漏書也今會統宗世譜得之于宏祖七世孫傳儒兄弟而又於諸譜中考其出處名字謹錄于右所稱知錄旂者丞相元鳳之叔父主簿旌之弟而旌之孫瞻祖辛祖實與宏祖之後同居績溪者也内翰珌即休寧汊口程氏

樞密卓太卿覃皆休寧會里程氏掌書璋將仕瑜皆休寧陪郭程氏俯仰今昔將三百年諸房子孫復會宗盟於此豈偶然哉惜樞密之世已絶太卿之後今居湖州而掌書之後亦無傳矣將仕公十一世孫敏政謹志

書先忠壯公封王宣命後

按舊譜忠壯公宣命封忠烈顯惠靈順善應王近於琴川壺溪譜得其全文乃封忠烈王漢字及蒙古字分行書之考宋元制凡封贈諸神祠五等之爵以次而進其

封號自二字加至八字而止忠壯初累封至八字侯遂累加封至八字公至元始封二字王而舊譜云即封八字者葢因宋封八字公而牽連誤書也又按勑牒與宣命所施不同此本勑牒而謂之宣命疑當時可以並行亦猶宋制拜使相者或降麻或止用制之意云

書先輔烈侯贈誥後

按越國汪公隋末據新安稱吳王以弟鐵佛天琁為左右相休寧程富為太尉歙任貴為總管葢越公保有六

州多四人之力故唐初送欵高祖特降勑褒諭而越公廟食亦與享焉考陳留譜富為忠壯公五世孫新安之程皆其後也

書先太守公及忠壯公夫人長子忠護侯追封

三誥後

按建昌譜稱新安太守元譚公追封忠佑公婺源譜稱忠壯夫人董氏追封惠懿夫人黄墩譜稱都督文季公追封忠護侯然皆失其誥牒敏政編貽範集嘗會諸譜

亦無所見近乃得于琴川壺溪譜中如此又考世忠事實忠壯公廟從神二左曰孫璟右曰趙銘亦云當時俱有侯爵其來歷誥勑年遠無考因附著之

書李北海所撰先長史府君碑後

按李邕此碑作於開元十六年而林寶所著姓纂在憲宗元和之際相距百有餘年爾不見此碑碑稱重安侯嚮即忠壯之孫嚮嚮生育育生皆皆生弘弘生大辨而姓纂乃謂大辨居中山雖言五世祖忠壯而不知其所

從出蹟脫如此鄭夾漈謂寶不自知其姓之所從來其不深考無足怪者宋太宗猒館閣所貯六朝暨唐人文集浩瀚無統命學士宋白等選為一千卷賜名文苑英華其間所取李邕之文甚多而此碑在焉下至仁宗至和初上距太宗之朝不過七八十年而歐陽公作先文簡公父冀國公碑止據姓纂不見此碑又下至哲宗紹聖間上拒太宗之朝亦僅餘百年而宗人都官祁撰程氏世譜三十卷其定著中山譜亦止據姓纂不見此碑

雖曰文苑英華在當時卷帙太多人所難致編選未精人所厭觀然歐陽公辨博考索之功亦容有如劉原甫之所少者彼其定著歐陽氏譜與唐世系表本出一手而自相矛盾則亦何有於他人哉至於祁之世譜上下千有餘年凡程氏之見于載籍者錯綜而附麗之事靡或遺而文足以發其辨博考索之功要以為難顧乃妄為忠壯公五世孫名以著于譜而忠壯五世孫名載于邕碑而未亡者反不之見則其餘所定著又可知矣獨

以此碑沉埋閼伏數百年當其本朝如林寶者號通姓氏之學而不及見當宋之時如歐陽公者以譜牒名家而不及見如都官祁者定著一宗信譜果於必傳而不及見沿至于今上距此碑世愈遠而言愈湮如敏政孤陋本無所知而乃於館閣之下獲見於緇閒之頃是豈獨文章之顯晦固自有時而家世之真贋遂由此決謂非一宗之大幸不可也謹拜手而識之其餘曲折已辨譜圖下者茲不贅

書舊唐書横海藩鎮列傳後一

按宋都官宗人祁據元和姓纂及唐書為兩譜謂大辨為中山房謂元皓為滄州房敏政少讀之則已疑大辨之孫皓與此元皓者當為一人葢定州即古中山郡而元皓之子日華特仕于滄爾其實家定州安喜未可全舉其族以歸之滄也其後考唐代宗徳宗實録於日華小傳曰父皓為定州刺史始居定州於史朝義小傳曰朝義既死其偽署定州刺史程元勝等悉舉其地以降

乃知皓與元皓果一人而修史者不審徒見定州有兩程剌史遂誤以元勝之事移屬于皓而又更其名為元皓也跡是觀之舉八州之鐵不足以鑄其錯矣所最幸者新舊史於日華本傳俱曰元皓於朝義本傳俱曰元勝有若天誘其衷而不泯其迹以為後人尋疑勘誤之地使其改而從一則豈可以復正哉左傳田恒與闞止爭政田恒殺之而闞止實字子我太史公作孔子弟子列傳遂言宰予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使非後

賢因事考言以訂太史公之失則宰予蒙惡名於千載之上不可雪矣元皓之事何以異此敏政因定著家譜而為之說非獨以幸一宗亦使當著作者因之而有警也

二

按執恭一也舊傳以為懐直之子新傳以為懐信之子通鑑考異從新傳而今譜定著從舊傳者葢嘗聞之舊唐書之例凡將相大臣書其出入年月壽歲短長與其

子孫承傳典禮褒卹者皆據當時所上碑誌而修入之
者也故其法詳其不書者則止據所存案牘與得諸傳
聞而修入之者也故其法畧考懷直之傳謂其貞元九
年因畋獵為懷信所拒遂入朝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
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
朝一日贈楊州大都督執恭代襲父位茍非據懷直碑
誌則固不能致詳如此以別傳証之可見矣此舊傳所
為可從者也至於實錄但見當時藩鎮父死子繼習為

故常因以執恭為懐信之子實未足為據考異謂懐信既逐其父安肯復授其子則亦以事勢度之而未究其所以然者夫横海二州地狹軍寡非若三鎮之強相傳四世皆籍朝命以為之重若懐直被逐而德宗始終優禮之者實念懐直之父日華當三鎮拒命之際獨挈一軍以歸朝廷而懐直既領父衆又願析兩縣置景州請除吏時河朔刺史不廷授三十年德宗深嘉其忠以徐申為景州刺史特陞横海為節度首以懐直為之而懐

直自請入朝德宗寵遇踰等且有大第宮女之賜其後懐信以跳屬而逐之德宗於此盖未始不為之畜怒焉第恐啓釁納戎姑容之爾觀其以虔王為節度使而以懐信佐之意可知矣然則懐信既死遣懐直歸鎮而擢用其子必皆德宗之意考異疑之殆不審之過矣或者又疑今所定著之譜於元皓之事方以實録為可據於執恭之事又以實録為可疑是大不然凡論事惟視理之所在何如爾一書之中固有此得而彼失亦安知無

此失而彼得者若膠於一而盡廢之非善於讀史者矣

書韓義賓所撰先別駕府君墓誌後

按此誌出趙明誠金石續録考明誠與都官祁實同時而明誠集此録數千卷在當時最名博雅祁不相聞乃用他書雜定宗譜而無取於是録失之矣予得此誌而據以訂祁譜之大失者有三誌云君諱士肅定州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華横海軍使祖懐直歸誠王皇考櫂邢國公而末云子巖孫秀秀即文簡公太中

兩房之所自出者也是足以證秀雖出於皓而非荊杞之子等而上之又足以證皓即元皓而非元勝以禆唐錄又足以證權父懐直而非懐信以佐舊史然此誌在明誠錄中考其跋語實不以文為足傳亦不以其事為可采特以其間字與今異者三十有四姑存之爾然有關於吾宗則甚大故歐陽公集古錄跋尾恒曰集此非以備玩好其間往往足以訂史之闕殆謂是歟考新舊史程氏凡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而士庸乃

仕于鄉禄秩微甚竊考邢國公開府滄州賜第闕中子孫必多官爵必顯而士庸者豈支子或庶孽受命北歸以奉塋墓而守桑梓者歟又文簡太中兩房並起中山遷河南舉目署其籍曰博野而此誌云家定州安喜而葬博野先塋考歷代志博野或屬定州或屬深州程氏大族在當時必有贍塋之田析居之子故安喜之後無聞而博野之後反盛也歟載考唐季定州屬義武軍節度王處存之所治也深州屬成德軍節度王鎔之所治

也是時兩軍輯睦隣境無虞其下之人各得以保丘壟

結姻媾故誌後書士庸之婿梁公孺乃成德軍内中門

樞密使而子巖則義武軍都知兵馬使也公孺之名間

見于史而歐陽公集古録載其碑且云樞密使本唐内

侍之職其後藩鎮僭置於此見之巖之名亦一見于史

後梁乾化元年云晋王李存朂使大將周德威會成徳

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合兵攻劉守光如此而已誌稱

韓義賓撰并書篆者義賓乃丞相魏公五世祖實事成

德軍為判官魏公家集有修復塋域記考其時與事亦正與此合誌尾稱其年月日重立石者葢此誌銘士庸歿時已瘞之壙中其後子婿並顯乃復樹之墓上也考巖之爵位應得贈典而此不書或另有石刻或附載碑陰葢未可知而今則不可考矣又按士庸譜誤作世庸今訂於此

書唐人所撰先都知府君碑後

按此碑見唐朝類苑考其事與金石録所載别駕府君

誌尾具銜相合且中有懿爾巖哉之語尤足為證謹錄以附別駕誌後而考其詳以諗觀者云都知兵馬使在唐與押衙先鋒為節度使將校之職皆其所自置其序進官位如銀青之階柱國之勲縣伯之爵尚書大夫之貼職則皆請於朝而後命之大約如今之總戎自選其坐營把司之類而指揮千百户之官則非有朝命不得擅進也持節諸軍亦謂之建節自藩鎮專制之後多以其將校分典之葢義武所領易定兩州此時為節度使

王處直即碑所稱太原王也趙王乃王鎔為成徳節度使領鎮兾深趙四州賊温即梁王朱温起宣武節度使纂唐稱帝燕冦乃燕王劉守光為幽州節度使領幽薊諸州晉乃晉王李存勗為河東節度使領澤潞諸州天祐唐哀帝年號此時梁已纂唐改元乾化矣惟河東及成徳義武三鎮猶奉唐正朔朱子綱目予之可考也史乾寧三年朱温遣兵攻定州節度使王郜奔河東兵馬使王處直力戰拒之温不能克反表為處直求節鉞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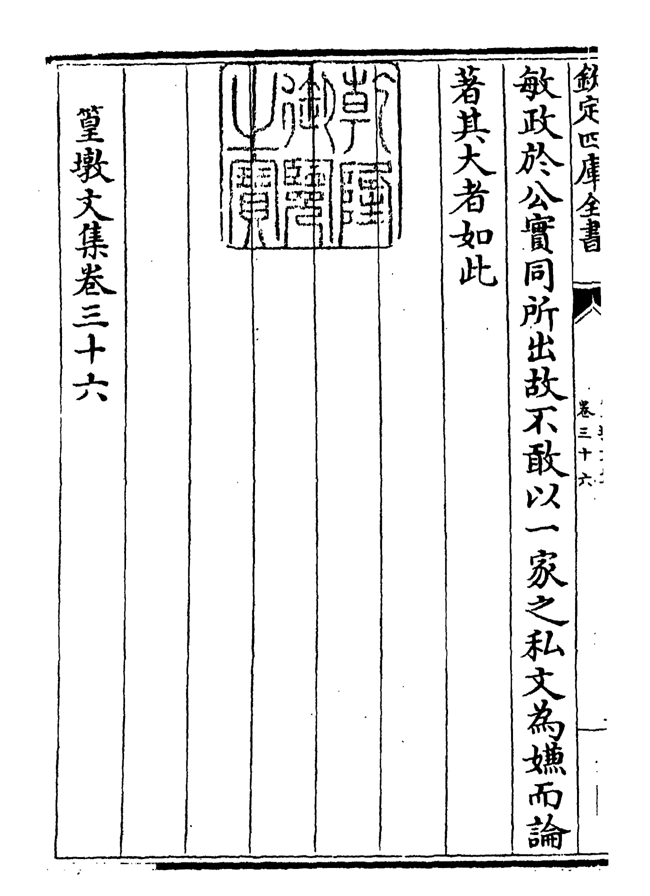
以處直為節度留後故碑稱賊溫構亂朋毒中夏王越在東土受制宇下而碑稱公歎閳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則處直為留後實遣公入奏于朝而得之初不繫溫之請也自天復元年以後溫取河中殺王珂又取河東沁澤等州遂舉兵大梁逼帝如鳳翔取華州還攻晉陽未幾進圖鳳翔取鄜坊挾帝還長安殺宰相崔胤遷洛陽竟弒帝太子即位是為哀帝故碑稱越茲元惡明肆虐羣大侮王度擅殺無辜薄三川威

五長縉紳管管不自卽乃工者也碑稱王勢在厲階罔
弗祗命命我亞旅咨我近藩歸于本朝朝廷嘉茂功者
意必處直嘗訪於公因遣公入覲故有尚書大夫之命
所謂亞旅近藩皆指公而言葢兵馬使乃節度將校故
謂之亞旅義武節度治定州公分守易州故謂之近藩
也天祐四年温簒唐改元開平而碑不著者意方鎭隔
越不得其詳且惡温故削之而特以天祐紀元與晉趙
合兵則其志可知也庚午乃天祐七年卽梁開平四年

是年溫遣兵攻成德軍處直與鎔共推存勗為盟主以
拒之明年梁將王景仁進軍柏鄉存勗自將東下處直
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晉將周德威合屯于高
邑相拒踰月遂薄柏鄉破梁將軍河朔大震故碑稱溫
益逞凶自汴襲趙殍軼殫寶虔劉暴骨公乃贊王輯睦
爾隣推功于晉屯高邑鏖柏鄉執忠奮威罔敢加害者
也史稱處直遣將而不著其名以碑證之即公也史稱
是歲劉守光僭稱燕帝出兵寇易定存勗及鎔合兵救

之晉將周德威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祁溝關下之圍涿州守將劉知温降梁主救之大敗走還晉遂克幽州執守光誅之鎔乃與處直共推晉王為尚書令置行臺故碑稱賊臣守光與温濟惡伺間來寇公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易水之上破祁關下涿鹿二壁偕遒執其大醜馘于軍門請偕六州允奉于晉證之於史無不合者公在此時與周德威王德明共事以拒梁燕其功名葢已不小而獨一見其名于史

餘無聞焉則史之闕畧可知也嗚呼唐之季世方鎮擅
兵益偃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而義武一軍
地狹人微獨依晉以自立而公適當其時贊輔其主帥
以尊主復讐為志觀碑之所載首以君臣為言而溫與
守光則聲之為賊凜然天經地義之不可僭而公又於
朘剥殺戮之餘養民救荒不遺餘力論一時之純臣良
將公葢有焉此易之人所為感之而有勳德之頌歟然
則斯碑也實足以備史之闕而不當以諛詞例視之矣



敏政於公實同所出故不敢以一家之私文為嫭而論著其大者如此

篁墩文集卷三十六